

“内卷式”竞争中竞争重心的偏移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张柳青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3日

摘要

“内卷式”竞争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现象之一, 其特征是竞争强度持续上升, 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却未相应实现。其本质是竞争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 从引导社会总劳动向创新领域有效配置的机制退化为系统性的同质化存量争夺。这一偏移的根源在于资本扩张的强制驱动与价值实现空间相对萎缩之间的矛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马克思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理论区分为分析基点, 分析“内卷式”竞争中竞争功能的变化, 将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进一步聚焦于竞争层面, 揭示这一矛盾在竞争领域中具体展开为功能质变的过程。

关键词

“内卷式”竞争, 价值创造, 价值实现, 竞争功能

The Shift of Competitive Focus in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Liuqing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ugust 2, 2026; accepted: August 23,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 2026

Abstract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 is one of the phenomena that is currently receiving much attention. Its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 bu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have not been correspondingly achieved. Its essence is that the focus

文章引用: 张柳青. “内卷式”竞争中竞争重心的偏移[J]. 哲学进展, 2026, 15(9): 97-104.

DOI: 10.12677/acpp.2026.159425

of competition shifts from value creation to value realization, and the mechanism that guides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total social labor to the innovation field degenerates into a systematic homogeneous stock competition. The root of this deviation lies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orced drive of capital expansion and the relative shrinkage of value realization space.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aking Marx's theore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as the analytical ba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competitive function in the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 further focuses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value produc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at the competitive level, and reveals that this contradiction is manifested as a process of functional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on.

Keywords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 Value Creation, Value Realization, Competitive Fun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学界备受关注的现象之一。这一现象指的是一种各方投入资源却难以产生相应增量产出的竞争形态[1]。其典型特征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持续加剧，却未能有效推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竞争手段从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退化为单纯的价格博弈；在行业层面呈现出产能利用率偏低、总体利润率下降等状态。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商、外卖等多个领域，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过度压低价格、同质化竞争的现象。

学界围绕“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理和性质界定已有不少讨论。杨明萱和陆纪刚明确指出，“内卷式”竞争体现了积累的结构矛盾，即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1]。韩文龙和汪怡彤以马克思竞争理论为基础，从许多资本与竞争、垄断、竞争的国际扩展以及利润率下降规律四个维度，系统揭示了“内卷式”竞争的多重表现与深层成因[2]。陆雄杰从经济关系失衡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政府与企业边界模糊、行业主导企业间猜忌戒备、产业链上下游力量结构失衡等因素对“内卷式”竞争的催生作用[3]。王秋梅从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竞争批判思想入手，提出竞争兼具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积累社会矛盾的双重功能[4]。刘明明将分析视角下沉到工人之间的竞争，指出工作场所的内卷是其他一切内卷产生的诱因[5]。

前述研究为理解“内卷式”竞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然而，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内卷式”竞争的成因分析和治理路径探讨，对于“内卷式”竞争本身的性质还缺乏专门的理论论述。研究尝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马克思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理论区分为分析基点，分析“内卷式”竞争中竞争功能的性质变化。

2. 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区分

要理解“内卷式”竞争中竞争功能的变化，首先需要厘清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这两个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一理论区分构成了研究论证的理论基石。

2.1. 价值创造：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价值创造归属于生产领域。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剩余价值则产生于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过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

动力自身的价值，这个超过部分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在于能够创造出大于自身的价值[6]。价值创造回答的是价值从哪里来的问题，价值来自活劳动的支出，来自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自然物质的改造和对自身劳动力的耗费。离开了生产过程，价值便无从产生。

2.2. 价值实现：流通领域的“惊险的跳跃”

与价值创造不同，价值实现发生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6]。他提出，商品生产出来之后，它包含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观念上的，只有把商品卖出去，转化为货币，商品中包含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实现。“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6]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商品占有者就无法将商品中包含的价值转化为货币形态。

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过程。价值可以在生产中被创造出来，但未必能够在流通中得到实现。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超出了社会的有效需求，市场上同类产品供过于求，或者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以吸收全部产出，那么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就无法顺利转化为货币形态。价值实现受到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制约。“内卷式”竞争在此基础上体现了“积累的结构矛盾即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矛盾”[1]。这一判断是理解“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内卷式”竞争的问题不出在价值“生产”不出来，而出在价值“实现”不出去。

3. “内卷式”竞争的表象：同质化竞争与价值实现的困难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区分的观照下，“内卷式”竞争的一系列表象出现了新的理解角度。这些表象看似分散，实则指向价值实现的困难这一核心问题。

3.1. 竞争重心的表层偏移：从创新驱动到价格博弈

“内卷式”竞争最直观的表现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退化为单纯的价格博弈。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获得超额利润，进而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市场份额的扩大。这是一种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竞争逻辑，企业竞争的是谁能更低成本地创造价值。而在“内卷式”竞争中，这种逻辑被颠倒了过来，企业不再致力于通过创新来扩大价值总量，而是通过压低价格来从既有的价值总量中多分一块。竞争的重心从创造更多的价值转向了争夺既有的价值实现份额。

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当价值实现空间相对萎缩，市场扩张速度放缓、有效需求增长滞后于供给扩张时，企业通过创新来开拓新市场的空间被压缩了。在增量空间有限的条件下，企业只能转向存量争夺。价格战之所以成为“内卷式”竞争的主要手段，正是因为它是最直接的存量争夺方式。压低价格可以帮助企业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尽管这种抢占是以牺牲利润为代价的。

3.2. 竞争重心的投资表现：低水平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

“内卷式”竞争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企业不是在开辟新的生产领域，而是在同一领域内重复投入。在技术进步带来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过程中，需求规模增长和工艺创新进入了边际递减阶段[1]。换言之，通过工艺创新来降低成本的空间正在收窄，而市场需求的扩张速度又跟不上供给的扩张速度。企业无法通过创新来开辟新的价值空间，只能在既有产品的生产上继续加码，试图通过规模扩张来摊薄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在大多企业都这样做的情况下，结果就是全行业的产能过剩。

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当价值实现的空间被压缩时，企业在生产端的投入越多，价值实现的困难就

越大，生产得越多，卖不出去的就越多。这正是“内卷式”竞争的核心困境，不是不生产，而是生产了却无法实现价值。

3.3. 竞争重心的效能悖论：强度上升与竞争效果下降

“内卷式”竞争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效能悖论，即竞争越来越激烈，但竞争的效果，如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行业整体盈利能力的改善却越来越差，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竞争强度的上升并不等同于竞争质量的提高。在“内卷式”竞争中，竞争强度的上升恰恰是以竞争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企业不是在更高层次上竞争，而是在更低层次上竞争；不是在创造新价值上竞争，而是在争夺既有价值上竞争。竞争作为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机制，其功能是通过优胜劣汰来引导资源向更有效率的生产者流动。但当竞争退化为同质化的价格战时，优胜劣汰的机制就发生了异化，胜出的不是最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而是最能忍受低利润甚至亏损的企业。

上述表象揭示了一个深层问题，企业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价格战”而非“创新战”？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其核心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6]。在正常的资本积累中，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内卷式”竞争中，这一机制产生了异化。企业依然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问题在于当众多企业在同一技术轨道上竞相模仿、工艺创新进入边际递减阶段时，个别企业通过技术改进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迅速被全行业的模仿摊平。在“内卷式”竞争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仍然在发生，社会劳动生产率确实在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并没有转化为企业之间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而是演变为全行业共同承受的价格下行压力。

4. 价值实现条件的结构性约束：中国市场的特殊性

马克思指出，价值实现受到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制约[7]。价值实现受到市场规模、收入分配、消费结构、流通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市场既具有超大规模的量优势，也存在制约价值实现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内卷式”竞争中价值实现空间相对萎缩的制度性和结构性背景。

4.1. 有效需求增长的结构滞后

商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消费者的购买力，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中，有效需求的增长面临着结构性滞后的制约。

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中低收入群体占比偏高，这部分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购买力有限，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购买力充足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种结构随之带来的是消费市场的扩张速度难以与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同步。当生产端借助技术进步和大规模投资迅速扩大产能时，消费端因收入结构的制约无法以同样的速度吸收新增产出。

需求端的结构滞后，直接影响价值实现的空间。生产端不断扩大，消费端的购买力却未能同步增长。可见，收入分配结构对有效需求的制约是需求增长边际递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4.2. 流通环节的制度性壁垒

价值实现不仅依赖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还依赖于商品流通的顺畅程度。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时强调，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即 W-G 的飞跃)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流通过程中是否存在阻碍[8]。

在中国，制度性的市场分割是制约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就业等考虑，往往倾向于保护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形成事实上的地方市场壁垒。地方保护主义、央地政府政策执行时目标函数不一致、企业内卷式竞争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生态，以及保护性产业政策加剧市场分割等问题阻碍了公平竞争市场体系的建设，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9]。市场分割使企业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产品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完成价值实现，加剧了价值实现的困难。当企业无法通过开拓全国市场来吸收过剩产能时，就只能通过降价来争夺有限的地方市场份额，从而进一步激化“内卷式”竞争。

4.3. 赶超阶段的转变与价值实现的结构性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换。这一转变本身是积极的、必要的，但也带来了竞争格局的结构性调整。

在高速增长阶段，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不断释放新的需求，企业生产出的产品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找到市场。在这个阶段，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当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依靠规模扩张来吸收新增产出的空间收窄，企业必须转向通过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开辟新的价值空间。但是，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在“内卷式”竞争的短期压力下，企业往往难以兼顾长期创新与短期生存，倾向于用价格竞争来维持市场份额。这正是竞争重心从价值创造向价值实现偏移的深层背景。

价值实现空间相对萎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判断，其有具体的结构性基础。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分化限制了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制度性的市场分割制约了商品流通的顺畅程度，发展阶段的转换则使企业面临从“量”到“质”转变的阵痛。这三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价值实现的结构性约束，为竞争重心从价值创造向价值实现的偏移提供了现实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内卷式”竞争才得以生成并发展。

5. 竞争的质变：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

“内卷式”竞争不是简单的竞争过度，而是竞争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5.1. 竞争功能的偏离：从调节机制到破坏力量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竞争是调节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间配置的重要机制。部门内部的竞争使不同的个别价值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部门之间的竞争则使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形成平均利润率。竞争的这种调节功能，使社会总劳动能够按照社会的需要配置到不同的生产部门，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然而，竞争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其“兼具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积累社会矛盾的双重功能”[4]。也就是说，竞争既有积极的一面，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也有消极的一面，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在正常条件下，竞争的双重功能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竞争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具有促进生产力或抑制生产力的不同作用”[10]。但在特定条件下，这种平衡会被打破，“内卷式”竞争中竞争的积极作用被严重削弱，消极作用被放大，正是竞争从“促进生产力”转向“抑制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竞争功能的这种偏离，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驱动机制，它首先表现为竞争重心的转移。

5.2. 质变的核心：竞争重心的转移

“内卷式”竞争并非单纯由竞争强度上升所致，而是在资本积累约束条件下，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10]。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竞争重心在价值创造一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改进、效率提升来降低个别价值，获得竞争优势，然后通过扩大再生产来占领更大的市场。这是一种正

向循环,创新带动效率提升,效率提升带来利润增加,利润增加支撑更多创新投入。但是在“内卷式”竞争中,这个循环被打破了。企业的竞争重心从“如何创造更多价值”转向了“如何实现已有价值”,不是通过创新来开拓新的价值空间,而是通过价格竞争来争夺有限的价值实现机会。

“内卷式”竞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扩张的强制驱动与价值实现空间相对萎缩的矛盾,迫使竞争从创新开拓异化为存量争夺[11]。这里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市场主体追求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二是价值实现空间的相对萎缩,市场扩张的速度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有效需求的增长赶不上产出的增长。这两个因素的矛盾,使企业在“不扩张即被淘汰”与“扩张却面临实现困难”之间陷入两难。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价值实现空间的相对萎缩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密切相关。资本有机构成是指由资本技术结构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6]。随着技术进步的推进,资本有机构成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机器设备等不变资本的比重上升,劳动力等可变资本的比重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价值实现产生了双重挤压,一方面,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活劳动比重下降,商品的价值量趋于降低,价格面临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使劳动者的就业岗位趋于缩减,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增长受到抑制。资本流动性加强和去技能化进程加快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加剧了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竞争,需求规模增长和工艺创新进入边际递减阶段[1]。前者使更多的资本涌入已经饱和的产业领域,后者使这些资本难以通过创新来开辟新的空间。两个因素叠加,价值实现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5.3. 质变的传导：从企业层面到劳动层面

竞争的质变不仅发生在企业层面,还传导到了劳动者层面。这种传导的物质基础正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劳动力需求相对下降。当企业在产品市场上陷入“内卷式”竞争时,成本压力会沿着产业链和劳动关系传导。压低工资、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减少雇佣人数,这些都是在“内卷式”竞争中常见的成本压缩手段。

工人之间的“内卷式”竞争表面上看是机器广泛应用、工人对高工资的要求和工人数量增加三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实质上可以从竞争中找到根源[5]。这一判断揭示了产品市场的竞争与劳动市场的竞争之间的内在关联。工作场所的内卷是其他一切内卷产生的诱因[5]。当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进行“内卷式”竞争时,其直接的应对方式就是压缩成本,劳动力成本是最主要的压缩对象。其后果是劳动者之间竞争的加剧,岗位减少,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接受更苛刻的条件;工资降低,劳动者为了维持收入不得不增加劳动强度。劳动市场的“内卷”会进一步反馈到产品市场,劳动者收入降低,消费能力下降,价值实现的空间进一步收窄。由此,从企业层面的竞争重心偏移到劳动层面的竞争加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传导链条。

5.4. 质变的后果：竞争机制的自我锁定

竞争功能的质变带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选择机制的颠倒。“内卷式”竞争在空间维度表现为“逆向淘汰机制在全行业范围的扩散”[2]。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机制使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企业。但在“内卷式”竞争中,这一机制被颠倒了。不是最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胜出,而是最能忍受低利润、最能压低成本的企业胜出。那些坚持高质量、高投入的企业反而因为成本过高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第二个后果是竞争状态的自我锁定。“内卷式”竞争一旦形成,便会通过多重机制实现自我强化[10]。企业一旦陷入了价格战的逻辑,就很难从中脱身,先是降价导致利润下降,接着无力投入创新,产品同质化,最后只能继续降价,这是一个下行螺旋。竞争功能的异化一旦发生,便会自我维持、自我强化。这

正是“内卷式”竞争难以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来纠正的根本原因，它不是市场的暂时性失灵，而是竞争机制本身的性质变化。

马克思提出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为这种自我锁定提供了更深层的解释。当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时，剩余价值率即使保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比率也会趋于下降^[7]。资本家通过提高剥削程度，增加剩余价值率，或者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利润总量这两种基本策略来应对利润率下降。在“内卷式”竞争中，这两种策略都走向了异化。就第一种策略而言，企业在价格战中通过压缩劳动力成本来维持利润率，但这进一步抑制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使价值实现空间进一步收窄。就第二种策略而言，企业通过规模扩张来摊薄成本、抢占市场份额，但这加剧了全行业的产能过剩，使价格竞争更加激烈。两种策略的叠加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利润率进一步下降。每一个企业的“理性”应对行为，都在强化整个行业“内卷”的困境。竞争功能的异化一旦发生，便会自我维持、自我强化，这正是“内卷式”竞争难以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来纠正的深层原因。

6. 结语

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视角出发，以马克思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理论区分为分析基点，引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等理论工具，考察了“内卷式”竞争中竞争功能的变化。论证表明，“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竞争不再引导社会总劳动向创新领域有效配置，而是退化为同质化的存量争夺。这一质变的根源在于市场扩张的驱动力与价值实现空间相对萎缩之间的矛盾。

从理论贡献来看，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与已有研究形成了对话。一方面，研究回应了杨明萱和眭纪刚关于“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矛盾”的判断，但将这一矛盾进一步聚焦于竞争层面，揭示了矛盾如何在竞争领域中具体展开为竞争功能的质变。另一方面，研究回应了周文和钟锦宸关于“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的判断，并将这一判断进一步提炼为“竞争功能的质变”，不只是重心的转移，更是功能性质的改变。除此之外，研究还引入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下降规律，为“内卷式”竞争的自我锁定机制提供了更深层的理论解释。

基于前文分析，要缓解“内卷式”竞争需要从“价值实现空间”的拓展入手，不能只简单地“禁止价格竞争”。首先，价值实现困难的根本制约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可以扩大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量，为价值实现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其次，流通环节的制度性壁垒加剧了价值实现的困难。要根治地方保护主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完成价值实现，避免在局部市场中的过度竞争。最后，企业在“内卷式”竞争中缺乏创新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成果容易被模仿而无法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强化对真创新的激励和保护，使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创新竞争”变得有利可图。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内卷式”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市场经济运行中竞争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功能异化的表现。它既反映了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即竞争具有促进和抑制生产力的双重可能；也反映了特定发展阶段特征，即在增长方式转换期，竞争机制可能面临功能失调的风险。理解这一质变，是理解“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条件、持续机制与自我锁定逻辑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杨明萱, 眭纪刚. “内卷式”竞争的不同表现、生成机理与破解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5(6): 53-69.
- [2] 韩文龙, 汪怡彤.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及其对“内卷式”竞争治理的启示[J]. 经济纵横, 2026(2): 59-72.
- [3] 陆雄杰. “内卷式”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形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 理论导刊, 2026(2): 127-135.

- [4] 王秋梅. 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竞争批判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2): 26-39.
- [5] 刘明明. “内卷式”竞争祛魅: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之间竞争的原理分析[J]. 思想战线, 2025, 51(2): 1-8.
- [6]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27, 225, 349-351, 683.
- [7]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卷[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35-257, 548.
- [8]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二卷[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6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1-64.
- [9] 孙三百, 何佳鑫. 以公平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J]. 经济界, 2025(6): 35-40.
- [10] 周文, 钟锦宸. “内卷式”竞争的成因、运行机制与治理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理论的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26(3): 3-16.
- [11] 陈尧. 以“资本积累一般规律”透视当代社会的“内卷式”竞争[J]. 学习与实践, 2026(3): 3-13.